

## 人權與女權

1922 年，民國新成 10 載餘，梁啟超先生談了他對女權即人權的看法，完整地論述了個人對公民社會參與的三個基礎行為權利：一、受教；二、就業；三、參政。於今對照我們所處的時代與地區，儘管國民教育已普及多年，女性在法律上才漸漸得到與男性在家庭、社會中對等的實質平權；梁先生期許女性在智識學力上下功夫，正是對我們最好的建言。而我們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文化形態，能不能有獨立思考的自覺？也是我們要深切反省的議題。故選梁先生文章為本期論壇，與讀者分享。

---

人權與女權

作者：梁啟超

引自飲冰室全集

諸君看見我這題目，一定說梁某不通，女也是人，說人權自然連女權包在裏頭，為什麼把人權和女權對舉呢？哈哈！不通誠然是不通，但這不通題目，並非我梁某人杜撰出來。社會現狀本來就是這樣的不通，我不過照實說，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罷了。

我要出一個問題考諸君一考：「什麼叫做人？」諸君聽見我這話，一定又要說：「梁某只怕瘋了！這問題有什麼難解？凡天地間『圓顛方趾橫目睿心』的動物自然都是人。」哈哈！你這個答案錯了！這個答案只能解釋自然界“人”字的意義，並不能解釋歷史上“人”字的意義。歷史上的人，其初範圍是很窄的，一百個『圓顛方趾橫目睿心』的動物之中，頂多有三幾個彀得上做「人」，其餘都彀不上！換一句話說：從前能夠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，歷史慢慢開展，「人格」纔漸漸多起來。

諸君聽這番話，只怕越聽越糊塗了。別要著急，等我逐層解剖出來：同是「圓顛方趾橫目睿心」的動物，自然我做得到的事，你也做得到；你享有的權，我也該享有。是不是呢？著啊，果然應該如此。但是從歷史上看來，卻大大不然。無論何國歷史，最初總有一部分人叫做「奴隸」。奴隸豈不也是「圓顛方趾橫目睿心」嗎？然而那些非奴隸的人，只認他們是貨物，不認他們是人。諸君讀過西洋歷史，諒來都知道古代希臘的雅典，號稱「全民政治」，說是個個人都平等都自由。又應該知道有位大哲學家柏拉圖，是主張共和政體的老祖宗。不錯，柏拉圖說，凡人都應該參與政治，但奴隸卻不許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奴隸並不是人！雅典城里幾萬人，實際上不過幾千人參與政治。為什麼說是全民政治呢？因為他們公認是「人」的都已參與了，剩下那一大部分，便是奴隸，本來認做貨物不認做人。

不但奴隸如此，就是貴族和平民比較，只有貴族算是完完全全一個人，平民頂多不過夠得上做半個人。許多教育，只准貴族受，不准平民受；許多職業，只准貴族當，不准平民當；許多財產，只准貴族有，不准平民有。這種現象，我們中國自唐、虞、三代到孔子時便是如此；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一直到十八世紀都是如此。

在奴隸制度底下，不但非奴隸的人把奴隸不當人看，連那些奴隸也不知道自己是個「人」。在貴族制度底下，不但貴族把平民當半個人看，連那些平民也自己覺得我這個人和他那個人不同。如是者渾渾沌沌過了幾千年。

人是有聰明的，有志氣的，他們慢慢的從夢中覺醒起來了，你有兩只眼睛一個鼻子，我也有一個鼻子兩只眼睛，為什麼你便該如彼我便該如此！他們心問口、口問心，經過多少年煩悶悲哀，忽然石破天驚，發明一件怪事：「啊，啊！原來我是一個人！」這件恥事，中國人發明到什麼程度我且不說。歐洲人什麼時候發明呢？大約在十五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。他們一旦發明了自己是個人，不知不覺的便齊心合力下一個決心，一面要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。第一步，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，不能讓貴族和教會把學問壟斷。第二步，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當的職業，不許說某項職業該被某種階

級的人把持到底。第三步，為保障前兩事起見，一國政治，凡屬人都要有權過問。總說一句：他們有了『人的自覺』，便發生出人權運動。教育上平等權，職業上平等權，政治上平等權，便是人權運動的三大階段。

啊，啊！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人類心力發動起來，什麼東西也擋他不住。「一！二！三！開步走！」「走！走！走！」走到十八世紀末年，在法國巴黎城轟的放出一聲大炮來：「人權宣言！」好呀好呀！我們一齊來！屬地麼，要自治。階級麼，要廢除。選舉麼，要普遍。黑奴農奴麼，要解放。十九世紀全個歐洲、全個美洲熱烘烘鬧了一百年，鬧的就是這一件事。吹喇叭！放爆竹！吃乾盅！成功！凱旋！人權萬歲！從前只有皇帝是人，貴族是人，僧侶是人，如今我們也和他們一樣，不算人的都算人了，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濱，凡叫做人的，都恢復他們資格了。人權萬歲！萬萬歲！

萬歲聲中，還有一大部分「圓顱方趾橫目睿心」的動物在那邊悄悄地滴眼淚。這一部分動物，雖然在他們同類中占一半的數量，但向來沒有把他們編在人類裏頭。這一部分是誰？就是女子！人權運動，運動的是人權。他們是 Women 不是 Men，說得天花亂墜的人權，卻不關她們的事！

眼淚是最神聖不過的東西。眼淚是從自覺的心苗中纔滴得出來。男子固然一樣的兩眼睛一個鼻子，沒有什麼貴族、平民、奴隸的分別，難道女子又只有一只眼睛半個鼻子嗎？當人權運動高唱入雲的時候，又發明一件更怪的事：「啊，啊！原來世界上還有許多人！」有了這種發明，於是女權運動開始起來。女權運動，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詞，叫做廣義的人權運動。

廣義的人權運動—女權運動，和那狹義的人權運動—平民運動正是一樣，要有兩種主要條件：第一要自動，第二要有階段。

什麼叫自動呢？例如：美國放奴運動，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，乃是一部分有博愛心的白人要解放他們。這便是他動不是自動。不由自動得來的解放，雖解放了也沒有什麼價值。不惟如此，凡運動

是多數人協作的事，不是少數人包辦的事，所以要多數共同的自動。例如中國建設共和政體，僅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動，其餘大多數不管事。這仍算是他動不是自動。像歐洲十九世紀的平民運動，的確是出於全部或大多數的平民自覺自動，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徹底，理由全在乎此。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，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何如。

什麼是階段呢？前頭說過：人權運動含有三種意味。一是教育上平等權，二是職業上平等權，三是政治上平等權。這三件事雖然一貫，但裏頭自然分出個步驟來。在貴族壟斷權利的時代，他們辯護自己唯一的武器，就是說：我們貴族所有的學問智識，你們平民沒有我們貴族辦得下來的事，你們平民辦不下來。這話對不對呢？對呀。歐洲中世的社會情狀，的確是如此。倘若十八九世紀依然是這種情狀，我敢保「人權宣言」一定發不出來，即發出來也是空話。所以自文藝復興以來，他們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，是要和貴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。這種機會陸續到手，他們便十二分努力去增進自己的知識和能力。到十八九世紀時，平民的智識能力，比貴族只有加高，絕無低下，於是乎一鼓作氣，把平民運動成功了。換一句話說，他們是先把做人條件預備充實，纔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。

他們的女權運動，現在也正往這條路上走。女權運動，也是好幾十年前已經開始了，但勢力很是微微不振。為什麼不振呢？因為女子知識能力的卻趕不上男子，為什麼趕不上呢？因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。他們用全力打破這一關，打破之後，再一步一步的肉搏前去，以次到職業問題；以次到參政權問題。現在歐美這種運動，漸漸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。

我們怎麼樣呢？噯！說起來，又慚愧，又可憐！連大部分男子也沒有發明自己是個人，何論女子！狹義的人權運動還沒有做過，說什麼廣義的人權運動？所以有些人主張「女權尚早論」，說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後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。這種話對嗎？不對。歐洲造鐵路，先有了狹軌，漸漸改成廣軌；我們造鐵路，自然一動手就用廣軌，有什麼客氣？歐洲人把狹義廣義的人權運動分作兩回做，我們併作一回，並非不可能的事。但有一件萬不可以忘記，狹軌廣軌固然不成問

題，然而沒有築路便想開車，卻是斷斷乎不行的。我說一句不怕諸君嘔氣的話：中國現在男子的知識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，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！講女權嗎？頭一個條件，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。換一句話說，是要有職業。譬如某學校出了一個教授的缺，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，誰爭贏誰？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書，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，又誰爭贏誰？再進一步，假使女子參政權實行規定在憲法，到選舉場中公開講演自由競爭，又誰爭贏誰？以現在情形論，我斗膽敢說：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敗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現在女子的智識能力實實在在不如男子。天生成不如嗎？不然不然，不過因為學力不夠。為什麼學力不夠？為的是從前女子求學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機會。沒有均等機會，固然不是現在女子之過；然而學力不夠，卻是不能諱言的事實。諸君在英語文讀本裏頭諒來都讀過一句格言： Knowledge is power—(知識即權力)。不從智識基礎上求權力，權力斷斷乎得不到！僥倖得到，也斷斷乎保持不住。一個人如此，階級相互間也是如此，兩性相互間也是如此。

講到這裡，我們大概可以得一個結論了。女權運動，無論為求學運動，為競業運動，為參政運動，我在原則上都贊成；不惟贊成，而且十分認為必要。若以程序論，我說學第一，業第二，政第三。近來講女權的人，集中於參政問題，我說是急其所緩，緩其所急。老實說一句：現在男子算有參政權沒有？說沒有嗎？約法上明明規定；說有嗎？民國成立十一個年頭，看見那一位男子曾參過政來？還不是在選舉人名冊上湊些假名，供那班『政棍』買票賣票的工具？人民在這種政治意識之下，就讓你爭得女子參政權，也不過每縣添出千把幾百個「趙蘭、錢蕙、孫淑、李娟……」等等人名，替「政棍」多弄幾票生意！我真不願志潔行芳的姊妹們，無端受這種污辱。平心而論，政治上的事情，原不能因噎廢食，這種憤激之談，我也不願多說了。歸根結底一句：無論何種運動，都要多培實力，少作空談。女權運動的真意義，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，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游，務求與男子立於同地位。這一著辦得到，那麼，競業參政，都不成問題；辦不到，任你攪得海沸塵飛，都是廢話。

諸君啊！現在全國中女子知識的製造場，就靠這十幾個女子師範學校，諸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基本軍隊。莊子說得好：「水之積不厚，

則其負大舟無力。」諸君要知道自己責任重大，又要知道想盡此責任，除卻把學問做好、智識能力提高外，別無捷徑。我盼望諸君和全國諸姊妹們，都徹底覺悟自己是一個人，都加倍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，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人權運動。這回運動成功的時候，真可以歡呼人權萬歲了！